

乔治·桑文集

瓦朗蒂娜

郑克鲁译

GEORGE SAND



乔治·桑文集

瓦朗蒂娜

郑克鲁译



GEORGE SAND

上海译文出版社

George Sand
VALENTINE

根据 Paris, Collection Ecrivains Illustrés, 1936 版本译出

瓦朗蒂娜

〔法〕乔治·桑 著

郑克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5 插页 3 字数 192,000

1991 年 2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327-0581-1/I·260

定价：3.95 元

公元一五六四年二月底的一天下午。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山岭上已经冰消雪融。雪水汇入萨瓦河，河水暴涨，水势愈来愈急，泛滥的河水淹没了苏谢德城堡附近的平川。在城堡的一个小房间里，靠近高高的窗户，坐着一位上了年纪但身体还挺结实的妇女，她穿着一身黑衣裳。假如她那花白的淡黄头发不是从中间分开，梳理在高高隆起的前额两旁，我们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男人的脑袋：大脸盘，宽下巴，长长的鹰钩鼻，一张阔嘴和两片没有血色的薄嘴唇。在两道棕黄色的连在一起的浓眉底下，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含着神秘莫测、近乎忧郁的神情，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要想从这对眼睛里捉摸出这位妇人内心的感情和她头脑中的思想，那是枉费心机的。她那面颊上、眼旁和嘴角边的皱纹，说明她内心经受过多少痛苦的折磨。可是现在她很平静，就象一座石刻的雕像一样。她那严峻的脸部流露出坚定的意志、顽强的精神和不可动摇的决心，然而却找不到一丝一毫女性的温柔。这位高大健壮的妇人，身穿一件用黑绸滚边的打褶的黑色呢服，腰间系着一条沉甸甸的银链，上面坠着一串大钥匙。她用枯瘦僵硬的手指紧紧地抓着桌上的一只银首饰匣，目光忽而停在窗外光秃秃的森林和城堡前被水淹没的平川上，忽而停在首饰匣上。有时她独自苦笑，嘴唇微微颤动，把首饰匣抓得愈来愈紧，好象一只老母狮保护着自己的幼狮一样。这时，从高大的房门外走进来一个仆人，才把她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妇

人微微掉转头去，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有什么事，伊沃？”

“请原谅，尊贵的夫人，”仆人恭顺地答道，“我们城堡里来了一个骑马的人，听口音象是马扎尔人^①，贵族模样。”

“他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这个他没有讲，只是要我通报您老人家，说他来了，要求见您，有要事相商。”

“马扎尔人？一个贵族？有要事相商？我倒要看看这位马扎尔人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你告诉他，可以来见我。哦，等一等，你把他的马牵到棚子里去，多喂些燕麦和草料，让它吃个痛快，别叫马扎尔人埋怨我们克罗地亚的老爷太太为人小气。去吧！”

仆人鞠了一躬，走出门外。不一会儿，房间里响起了陌生客人走在石板地上发出的马刺声。进来的是一个瘦高个儿，小脑袋剃得光光的，狭长的脸上留着浓密的大胡子。他身披一件褐色长斗篷，里面露出蓝色的呢子长袍，胸前扣着一排圆圆的银纽扣。他左手放在斗篷里，右手拿着一顶兽皮帽。

“赞美耶稣和圣母玛丽亚，尊贵的夫人！”马扎尔人一边说，一边毫不拘谨地频频鞠躬。

老妇人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过了一会儿才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永世赞美，阿门！您尊姓大名？从什么地方来的？带来了什么消息？”

“我叫米哈伊洛·帕利菲，是匈牙利贵族，您老人家的奴仆。

^① 即匈牙利人。

我荣幸地带来了我家尊敬的老爷、王国法官安德里亚·巴托里公爵大人对他尊贵的亲戚乌尔舒拉·赫宁格的敬意和问候。”

“哦，哦！谢谢他，谢谢。”乌尔舒拉讪笑着说，“原来我那位可爱的亲戚还惦记着我呢！他太好了。请坐，帕利菲先生，请把斗篷和帽子放好。我看，您远道而来，路上一定很累了吧？”

客人照她的吩咐做了，然后说道：

“我家大人要我首先转告您老人家，当他得知他的尊贵的亲戚、您可敬的丈夫安德里亚·赫宁格老爷逝世的噩耗时，内心感到万分悲痛。”

“王国法官老爷对我这可怜的寡妇真是关怀备至！他要务在身，十分繁忙，加上时局又如此艰难，可是他还没有忘记我。是的，是去年十月十八日那天，正是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我尊敬的丈夫安德里亚与世长辞，丢下了我这苦命的女人。没有想到，我那好心的尊贵的亲戚至今还在悲痛之中！瞧，他心地多么善良，真是多谢他了！不过，请告诉我，尊敬而高贵的先生^①，难道您长途跋涉而来仅仅是为了向我转达您家老爷的悼念之情吗？他没有和您谈起别的什么事吗？”

“是的，夫人。王国法官老爷派我来，是为了苏谢德和上斯图比查这两座城堡的事，希望努力管好我们共有的产业。”

“原来如此，安德里亚老爷提起这件事，我很高兴。虽说晚了些，但毕竟还是好事。我安葬了去世的丈夫以后，立刻就写信给安德里亚·巴托里，请求他帮助，因为他是我们的亲戚，而苏谢德和斯图比查又是我们两家共有的产业。后来，我又接连给他写了十来封信，可是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他非但不给我帮助，

^① 原书此处为拉丁文，中译文以楷体字排印，以资区别。下同。

反而给我增添麻烦，派来了他的管家朱罗·斯维斯维季奇基，说实在的，应该把他叫作斯维夫拉日奇^①才对。这个什利瓦尔^②虽然家里穷得连两对奶牛也牵不出来，可是仗着他哥哥斯季波是萨格勒布大教堂的神父，平日目空一切，神气活现，仿佛兹林斯基家族的城堡和弗兰科潘家族的纹章都归他所有似的。他来到苏谢德，就象苍蝇掉进了牛奶，摆出一副大老爷的架势，跟我捣鬼，在我眼皮底下偷东摸西，好象整个产业都是属于巴托里的，而我和我可怜的孩子住在这里似乎全靠他们的恩赐，只配吃口饭，找块栖身的地方。”

“请原谅，夫人，”马扎尔人说话的声音有些激动，这番指责他听得很不舒服。

“让我把话说完，帕利菲先生。”乌尔舒拉夫人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您首先应该听我说完，然后再发议论。我告诉您，斯维斯维季奇基先生是个十足的强盗，他的两个忠实助手扬科·霍尔瓦特、尼古拉·戈卢比奇和他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庄稼人经常到城堡来向自己的主人告状。这些魔鬼经常带了刀枪去袭击安分守己的农民，见什么抢什么。他们在克莱纳捣毁了我的一个农奴的磨坊，又从亚科弗利的另一个农奴家里劫走了全部粮食。在紧靠苏谢德的特尔戈维纳村，斯维斯维季奇基牵走了村长的两头最好的奶牛。当我追究他的责任并声明要惩办他时，他却冷笑一声说，老太婆他不怕，巴托里家族才是城堡的主人。后来他把所有的枪炮弹药全都收藏了起来，尽管这些武器装备是两家共有的财产。本来领地上的全部收入应该平分，可是斯

① 斯维斯维季奇基原意为圣人，斯维夫拉日奇原意为恶魔。

② 什利瓦尔是1242年在对鞑靼人的战争中为国王别列四世效劳而获得贵族权利的图罗波利耶农民及其后裔。

维斯维季奇基在出售粮食、干草和酒类的收入上，处处对我弄虚作假。我指责他不该如此，他却嬉皮笑脸地大声叫嚷说，法庭和法律对他根本不起作用，因为他家老爷是最高法官，对最高法官来说，妇人之言是不足畏的。”

“但是，夫人，请您相信，”马扎尔人打断了她的话说，“这一切并非出于我家大人之意。”

“不，帕利菲先生，”乌尔舒拉大声说道，眼里闪烁着愤怒的光芒，“不对！我已经对您说过，关于这一切，我曾详细地写信告诉过我的亲戚安德里亚，可是他却置之不理。而斯维斯维季奇基这个无法无天的家伙，竟然还把巴托里夸奖他、要他别理睬我的信拿来给我看。尊贵的使者，这又怎么说呢，啊？”乌尔舒拉怒气冲冲地问道，她霍地站起身来，用逼人的目光打量着马扎尔人，使者不禁低下了眼睛，窘得说不出话来。

她站在马扎尔人面前，用激动的声音继续说：

“同老实人我是好商量的，但是如果谁要在我背后捣鬼，我就要叫他尝尝我这女人的厉害。我有坚强的意志，就连巴托里老爷也比不上我，尽管他是匈牙利国土上的最高法官。一百多年来，赫宁格家族世代代住在苏谢德和斯图比查。一百多年来，他们一直是这里的主人。请看看挂在壁炉墙上的那张女人肖像吧：那是克罗地亚古老的阿尔兰多维茨家族中不幸的朵拉，她嫁给了安德里亚·赫宁格一世，并把苏谢德和斯图比查这两处城堡传给了自己的子孙。她的孙女卡达，也就是我的婆婆，嫁给了托伊芬巴赫老爷，以后他也改姓赫宁格，并继承了赫宁格家族的遗产。那些当官的强盗从新国王斐迪南^①那里骗取了有关

^① 斐迪南一世(1503—1564)，1526年后为捷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国王，1556年后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苏谢德和斯图比查的敕赠证书。为了从这些强盗手里夺回这两处地产，我和我去世的丈夫吃尽了苦头，耗费了大量钱财。最后，我们总算从世袭领地上赶走了所有的不速之客：西班牙人唐·佩德罗·德·拉扎、有实权的主教希蒙·埃尔杰季、信奉路德派新教的男爵伊凡·翁格纳德以及卡齐阿涅尔将军。当尼古拉·兹林斯基公爵将卡齐阿涅尔这个卖国贼依法斩首之后，全部领地都被官府没收了。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从官府手中夺回了苏谢德和斯图比查，而热林这块领地仍留在巴卡奇这个强盗手中。我们吃尽了苦头，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我生了七个孩子，唯一的儿子夭亡了，接着又是丈夫去世，六个女儿只有三个出了嫁，我是一个不幸的寡妇。可是现在，有只老鹰突然来袭击我们的老窝，想把我这只可怜的杜鹃赶出窝去。它是谁？就是我的亲戚、匈牙利王国的最高法官安德里亚·巴托里！司法大权掌握在这种人手里，真是国家的不幸啊！请您写信告诉您家老爷，他的打算太卑劣了，告诉他，赫宁格老太头脑一点不糊涂，她仔细研究过自己的产业证书，这些证书就藏在这只银首饰匣里。她听得懂你们用拉丁语所作的种种诡辩，决不亚于任何一个检察官，你们是骗不了她的。请您对他说，我有三个勇敢的女婿：米哈伊洛·康斯基，马托·克列钦和阿姆勃罗兹副总督的儿子斯泰普科·格列戈里阿涅茨。所以，如果巴托里在忙于和土耳其人交战的时候，还能找出时间来同一个女人开仗，那就别怪乌尔舒拉要向菲米斯女神手中这杆不公平的秤^①开炮了。作为边防督军麦克尼采尔的女儿，我应该这样干。可是我们俩何必在这里争吵不休呢？去年我已经递送了两份控告书。一份是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司法女神菲米斯的形象，一般是双眼蒙布，一手拿秤，一手执剑。这里“不公平的秤”系指法官巴托里。

告巴托里家族的，由我的女婿米哈伊洛·康斯基在圣马丁节把它交给了佩塔尔·埃尔杰季总督^①；另一份告的是朱罗·斯维季奇基，是在圣伊丽莎白节那天，由我亲自送往波容^②给国王陛下的。国王已经下令审理这桩案件了。先让法庭来说话，以后如果必要的话，再让枪炮来说话吧。”

尊贵的帕利菲先生被赫宁格老太这番滔滔不绝、劈头盖脑而来的话语弄得目瞪口呆。他茫然不知所措地望着这位不寻常的女人。乌尔舒拉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闪闪发光，在房间里匆匆地来回走着。这时房里只听见她的鞋跟敲击石板地的脚步声和她沉重而愤怒的喘气声。但马扎尔人很快就镇静下来了。

“夫人，”他温和地说，“我无意中惹得您生气，非常抱歉。您是一位正直的妇女，一位寡妇，一位母亲。显然，一些不公平的事使您苦恼。刚才您的一番话说得很有道理，很有分量，您提到许多受人欺凌的事。我认为您感到愤慨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怀疑您的种种论据。我家尊贵的老爷已向我详细说明了苏谢德和斯图比查的产权的归属和这些权益的由来。尽管您所受的种种欺凌并不是我家大人的过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莫哈奇战役^③不幸失利后我们王国和匈牙利产生的混乱局面所造成的，尽管如此，王国法官老爷仍然认为他有一定的过错，并且深感遗憾。说实话，您受欺凌与其归咎于险恶的阴谋，不如归咎于我们这个腐败而残酷的时代和敷衍塞责的官吏的荒唐指令。法官老

① 当时总督是克罗地亚的最高行政长官。

② 即现在的布拉迪斯拉发，距维也纳六十公里，1536—1784年间是匈牙利的主要城市。

③ 1526年8月土耳其的苏里曼二世在莫哈奇战役中击溃了匈牙利—克罗地亚联军，匈牙利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战死。此后，匈牙利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克罗地亚加入了神圣罗马帝国。

爷对此感到遗憾并决心纠正它。因此，我是一个和平的使者，我请求您，尊贵的夫人，平心静气地听我把话说完。”

帕利菲停了下来，等候乌尔舒拉回答。

“请讲得快些，简短些！”她连头也不回地对使者说。她把双手交叉在胸前，眺望着窗外平原上的景色。

马扎尔人接着说：

“咱们谈论的苏谢德和上斯图比查这两处地产，幅员广大，土质肥沃。一处从斯坚耶维茨村直到苏特拉河的施蒂里亚边界，另一处从斯图普尼克直到贝斯特里查。这里有农田、草地、葡萄园，有森林、牧场、田庄和磨坊，有两座设防的城堡，还有许许多多身强力壮、干活勤快的农奴。所以难怪有许多人对这份产业垂涎三尺，尽管产权的归属是毋庸置疑的。这份遗产一半属赫宁格家族，一半属巴托里家族，因为王国法官老爷的母亲，已故的卡达夫人，就母系而言，是赫宁格家族的后代。但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同伊凡·扎波略争夺匈牙利王位^①，以及土耳其人蹂躏这片土地的悲惨时期，正如您自己所说，这无可争议的继承权遭到了粗暴的践踏。在那种时候，就连最最无可争议的权利也是难以维护的。当一位国君企图篡夺新的王位时，他主要关心的，是要尽力拉拢一些强有力的人物支持他。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不会反对从法典中废除某些条文。他这样做，全然不顾法律的规定，他的准则是相互利用。我家老爷同去世的安德里亚·赫宁格一样，是拥戴斐迪南的。安德里亚·赫宁格原先姓的是他父亲祖上的姓——托伊芬巴赫，这很自然，因为他祖上是日耳曼人。斐迪南国王起先把这两处

① 1526—1540年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与匈牙利豪门地主扎波略争夺匈牙利王位。

产业赐给了自己的御马司长官，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那个西班牙人是个饶舌的阿谀奉承之徒，整天围着国王转。后来，国王又把这份产业赐给了萨格勒布主教希蒙·埃尔杰季，那也毫不奇怪，埃尔杰季家族有钱有势，敢作敢为，而其中又数去世的希蒙主教实力最强，最有胆略，地位稳固，坚韧不拔，在克罗地亚，他是伊凡·扎波略的主要台柱。只要能把他拉到哈布斯堡王朝一边来，斐迪南不仅乐意将苏谢德和斯图比查赠送给他，即使送得更多也在所不惜。至于卡齐阿涅尔，当他被土耳其人收买一事尚未败露之际，他是国王心目中的一位能赶跑土耳其人的出色将领。那时候，重要的不在于什么人拥有产权，而在于什么人对新国王有用。最后，巴托里和赫宁格两个家族总算再一次斗胜了所有这些不速之客。一五五九年，国王斐迪南在林茨批准苏谢德和斯图比查的产权归巴托里家族和赫宁格家族所有。”

“对，”乌尔舒拉夫人略微掉过头来说，“无论根据父系还是根据母系，产权每家各得一半。”

“但这是怎么得来的，是谁出力的结果呢，尊贵的夫人？”

“是巴托里和我去世的丈夫，两个人一起去办的。”

“对。”帕利菲答道，“巴托里和安德里亚·赫宁格向国王递交了呈文。可是你们取得的这一胜利，请夫人恕我冒昧直言，主要应当归功于匈牙利王国最高法官的威望。现在，我家老爷希望在斐迪南国王战胜伊凡的地方，家族的权益从此得到巩固，不受侵犯，当然，他对赫宁格家族的那一半产权，丝毫没有侵吞之意。”

“换句话说，”乌尔舒拉朝使者正面转过脸来，“这是一份不可分割的世袭产业，无论是它的使用权还是收入，都应当由我们两个家族平分。这是王国敕赠证书上规定的，也是我去世的丈

夫和巴托里老爷在斯图比查签订的契约所规定的。”

“对，对。”马扎尔人显得有点尴尬地应和着。

“还应当告诉您，”乌尔舒拉夫人接着说，“一五五九年，我从自己所得的娘家遗产中借给现已去世的安德里亚老爷七千匈牙利福林^①，并取得了以四分之一产业作为抵押的权利。另外，请您不要忘记，我们接受了这份产业，但同时也接受了它的债务。债主克莱纳赫男爵、雅科夫·谢克尔和拉季斯拉夫·克列钦使我去世的丈夫厌烦透顶。多亏一位好心人，副总督阿姆勃罗兹·格列戈里阿涅茨老爷向这群吸血鬼付清了共计二千零三十三匈牙利福林的欠款，他理所当然地取得了债权。后来，在他儿子斯泰普科娶了我女儿玛尔塔之后，他把债权转给了儿子。”

“这我知道，夫人。不过，依我看，这是赫宁格家族那一半产业的债务。”

“住嘴！”乌尔舒拉夫人顿着脚喊道，“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一半不一半。那是整个产业的债务。尽管这份两家共有的产业总使我觉得它象一只稀奇古怪的双头鹰，一个头朝右看，一个头朝左看，可是只要我还活着，无论是王国法官还是国王本人，都休想把我们共同继承的遗产分成两半。”

“是啊，那当然，那当然啦，夫人！”帕利菲猛然站起身来大声说。他的眼珠闪动着。“我家大人也是这么想的。我们不要再相互猜疑，彼此责备了。让我们结束这场已经整整一小时的争论吧。我家大人不想把这件事闹到法院去；他本人就是法官，而亲戚之间如此争吵不休，实在是糟糕啊！”

“喔，”乌尔舒拉夫人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这么说，我那位

① 匈牙利货币单位。

可爱的亲戚是害怕上法院啰？这一点应当加以考虑。他是懂法律的。看来，他的产权并不牢靠啊。不过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帕利菲先生。”

乌尔舒拉夫人交叉着双臂，眼睛盯着地上，在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帕利菲摆动着胳膊，点头哈腰地跟在她身旁转来转去。

“第一，”马扎尔人伸出一只手指说，“应当辞退朱罗·斯维斯维季奇基。他为人粗暴，也许因为他对东家过于巴结讨好，而中饱私囊也是原因之一。既然他不称夫人的心意，就该把他辞掉。再说，他平时体弱多病，这正是请他卷铺盖的最好借口。”

“很好，”乌尔舒拉夫人说，“讲下去。”

“第二，”马扎尔人把食指往上一翘继续说，“我家大人将任用格尔戈·多姆勃罗伊当管家，他办事内行，脾气温和，为人公道，而且是个单身汉，在这一带又无亲无眷。到时候把凡属我家大人的那部分酒类、牲畜、粮食、草料和家具按清单向他点交就行了。”

“很好，”乌尔舒拉又说一遍。“不过，霍尔瓦特和戈卢比奇这两个坏蛋也要撵走，听见吗？”

“一定照办！我们马上叫他们滚蛋，夫人。”马扎尔人答应道，“第三，这份产业永远不可分割，不论在占有方面还是在一切所有权方面，但是应当想个办法，同心协力地管好这份两家共有的产业。”

“讲下去。”赫宁格老太蹙起眉头对使者睨了一眼说。

“事情并不象初看起来那么困难。首先要记住一条：按照法律规定，全部收入应当平分。一事有二主，事情很难办，您当然是同意这一点的。如果一个主人干涉另一个主人的事务，产业就根本无法管好！但如果一些管家和城堡总管都象斯维斯维季

奇基那样使夫人讨厌，那也是无论如何不行的。所以我想提出下面这样的建议。为了使财产永远不减少，把领地和房屋农具统统登记造册。然后计算从每一块土地上、每个农奴身上能收入多少，把收入平分成两份。一份由您，尊敬的夫人经管，另一份由我家大人的管家经管。财产清单每年核对一次。您，尊贵的夫人住到比较好的一座城堡去，而巴托里的管家住到苏谢德这里来。”

“啊！”乌尔舒拉夫人喊叫起来，“您又在分产业了，帕利菲先生！我用什么来保障我在苏谢德的产权呢？办不到，绝对办不到！”

“请夫人息怒，”马扎尔人显得真心诚意地继续说，“这方面我也考虑过。我感到，尽管巴托里是您的亲戚，但您希望自己在这里的产权得到保障，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现在不是作为王国法官的代表，而是作为一个朋友在同您谈话。为了保障您的产权，这座城堡里将住一位您的城堡副总管，一位可靠的、品德完美的贵族，他会维护您的利益。所有这些，我们全都可以写到双方必须遵守的契约中去。”

“可是究竟为什么我不能留在苏谢德呢？”乌尔舒拉沉默了一下说，“要知道，这是赫宁格家族世代代的老窝呀。”

乌尔舒拉说完，皱着眉头注视着马扎尔人。对方窘了片刻，但随即恢复了常态，又急忙说起来：

“假如我处在您的地位，我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您是在苏谢德和斯图比查两处轮流住的，不管怎么说，斯图比查那部分产业总比苏谢德好吧。我们在登记造册时，不应该斤斤计较；为了加强我们两家的产权，我家尊敬的老爷甚至同意您每年来苏谢德住上两个月，而您的斯图比查那里，他连一个自己人都不会派

去。也许您要问，为什么王国法官老爷偏偏选中了苏谢德这块地方呢？那是因为它离萨格勒布近一些，就在施蒂里亚边界，离克莱纳不远。他在萨格勒布有些朋友，可以照料这里的事务。收获的庄稼您可以在本地出售，而巴托里却住在匈牙利，波容州，他需要很多钱，将来他也能就近出售收获的庄稼了，这样更方便一些。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出于真心诚意，尽管对于我家老爷也许不那么有利。但我受命要提出的，正是这样一些优惠的条件，希望夫人相信：巴托里家族对于赫宁格家族并无恶意，他不想欺骗他们，恰恰相反，他对于自己的亲戚怀有挚爱之心，甚至宁肯自己吃亏。请您想想吧，尊贵的夫人。”

寡妇双手又在胸前，停住了脚步，她用那浅蓝色的双眼仔细打量着帕利菲先生，似乎竭力想从他脸上看出他的话是真是假。但使者并没有低下目光。乌尔舒拉垂下头，凝神思索起来。这个建议对她十分有利，因为斯图比查那部分产业确实好得多。她心里开始盘算：这样的契约对她甚至大有好处。再说，她一心巴望安宁。婚后的最初一些年头，一直动乱不安，多灾多难。一个王国有两个君主，两派权臣恣意妄为，两派贵族彼此敌对；法律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军刀代替了法庭。已故的安德里亚·赫宁格是个软弱无能的人，一群贪得无厌的强盗手持随意编造的王国文书招摇撞骗，于是她和她的六个女儿就成了他们巧取豪夺的受害者。现在，去挑起新的纠纷吗？同什么人？同有权有势的安德里亚·巴托里，这位堂堂最高法官、斐迪南国王的密友和心腹，这能行吗？

乌尔舒拉突然抬起头来，平心静气地说：

“尊敬的先生！咱们已经谈得很久了，这件事十分重大，关系到我的整个家族。我虽然也懂得一些你们的法律，但需要认

真加以全盘考虑，这是一；第二，要同其余的亲戚谈一谈。我要和几个女婿以及阿姆勃罗兹副总督商量商量。一人智短，二人智长。因此请您耐心等待一阵。现在我不能对您说，我断然拒绝你们提出的条件，但也不能对您说，我接受这些条件。请您在我的城堡小住几天，随便一些，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几天以后，您就能向安德里亚·巴托里大人回报我们商谈的结果了。因为男人考虑问题比较冷静，办事比较精明，所以我将委托我的女婿米哈伊洛·康斯基最后达成所有协议。他在去年以我的名义向总督呈送了一份控告书。是他首先开了火，还是让他来缔结和约吧，假如这是可能的话。”

“如果我能在两家名门望族重归于好的文书上加盖印章，”马扎尔人谄媚地微笑着说，“我将感到不胜荣幸。我有一种吉祥的预感：一定会重归于好的。”

“但不管怎样，帕利菲先生，”乌尔舒拉最后毫不客气地说，“请您记住，也请您家老爷记住：乌尔舒拉·赫宁格不爱开玩笑。如果将来发现在这件事上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欺骗，我可以向您发誓，那就一定会灾难临头，血流成河！现在祝您晚安！”

乌尔舒拉打了个告别的手势，帕利菲向这位古怪的妇人深深鞠了一躬，退出门外，前往仆人伊凡为他在了望楼上准备停当的房间安歇。

二

同乌尔舒拉夫人商谈后的第五天清晨，米哈伊洛·帕利菲